

谁家有女 初长成

严歌苓/著

SHUI JIA YOU NV
CHU ZHANG 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SHUJIA YOUNAN
CHU ZHANG CHEN



谁家藏女书 初长成

严歌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家有女初长成/严歌苓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186-3

I. ①谁… II. ①严…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0449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装帧设计 刘 静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6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5 插页 1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10186-3

定 价 29.00 元

上
卷

在西安转车时，曾娘叫巧巧坐在行李上等，她领小梅、安玲去解手。曾娘嘱咐巧巧：不要乱跑，现在拐卖妇女的坏人多得很。巧巧使劲点头：不乱跑。连她遭了白眼、呵斥，晓得自己给曾娘搁得很不是地方，正在两排椅子中间，碍人事，绊腿绊脚，她也绝不挪动。只恨不得把本来也不占多大地方的身体缩作一团，恨不得就缩没了。巧巧跟所有的乡村女孩一样，头次走西安这样的大码头，浑身都是一个知趣。

巧巧的视线落得低低的，低得只看见人们的脚和一截小腿。脚和腿都是要直接蹭着巧巧过去的样子，突然出来个绊脚的巧巧，人就牢骚一句：讨厌！或：咋回事？！或：真会找地方！巧巧随他们讨厌她去，就是不动。厕所大概很远，已有两班火车开了，曾娘她们还没影子。曾娘会不会把她自己和小梅、安玲弄丢了？又想，怎么可能。曾

娘是大地方人。是深圳人。一口官话既听不出南腔又听不出北调，又是不稠不稀、均匀地掺搅起来的南腔北调。黄桷坪的人都说曾娘跟华侨一模一样，而黄桷坪没一个人见过华侨是什么样。曾娘就是“华侨”这概念的注释：颈上套根麻线粗的金链子，手指上一个金箍子，身上一条浅花裙，一周都是细褶，像把半开半拢的蜡纸伞，就是县城杂技团蹬伞演员蹬的那种。曾娘还搽白粉，涂红嘴唇，两根眉毛又黑又齐，印上去的一样。巧巧当然不知道那叫“文眉”。在黄桷坪人的眼里，这一切都很“华侨”。华侨就是这样富贵、洋气，三分怪三分帅四分不伦不类。

巧巧坐出困倦来了，她胳膊抱着腿，下巴抵住膝头。她已坐得很不得人碍事，人们却还是脾气很坏地丢一声斥责给她。有时她也用眼睛狠狠地回敬一下。她想，这就是城市人的脾气。等曾娘把她带到深圳，她也变个城市人，她巧巧才不像眼下这么省事呢。她屁股下坐的尼龙手提包里有两双长丝袜，一条红底白圆点的裙子，是曾娘送的。谈定后的第二天，曾娘提了个印外国字母的塑料袋来到巧巧家，要巧巧穿上这套行头跟她上路。临走，曾娘看见她就皱起标准笔画的眉毛：巧巧还是那条牛仔裤，镇上贩子贩的“苹果牌”，谁穿上谁就罗圈腿那种。巧巧安慰曾娘：裙子先省着么，等快到深圳再换么。不然一路火车坐下来，

还不旧掉一半？火车到达西安之前，曾娘叫巧巧去厕所把裙子换上。曾娘指着早早洋气起来的小梅和安玲说：人家一看就是坐“流水线”的，看看你，不是女民工就是小保姆。巧巧便去那无立足之地的厕所改头换面。她尽量不沾到地面上比水浓稠的湿渍。白瓷茅坑边沿上有一摊血迹，艳丽得惊心动魄。那种渠道来的血如此公然地展览给男女老少，巧巧莫名地有些恐惧。认为它是不祥征兆，那是很多日子以后巧巧突然想到的。巧巧从厕所出来便去和安玲咬耳朵，又去对小梅挤眉弄眼地悄语，口气是凶杀案的口气：一摊血！安玲和小梅都跑去看，回来说巧巧有毛病，哪来的一摊鲜血。

巧巧急得要赌咒，同时就来扯两人一同去验证。两年长于巧巧的女孩都没那劲头，只说巧巧是一贯的装疯迷窍，什么给她看都是戏。靠窗打盹儿的曾娘给三人嘀咕醒了，见巧巧还是那条罗圈腿牛仔裤——坐了一天一夜的车，越发罗圈得看不得。曾娘只剩点粉渣渣的脸有些虎起来，说怎么她说朝东巧巧一定朝西。巧巧卖乖地嘟起嘴，撸起裤管给她看：牛仔裤给汗打湿，把巧巧两条腿染成蓝色的了。曾娘突然来一句：跟人家说好的，穿的是红裙子！巧巧不知“人家”是谁，也不愿惹曾娘凶得这样，把话含在了嘴里。曾娘却懂了巧巧吞不回吐不出的疑问，那一点凶马上消散，

两根仿宋体眉毛恢复了平展的一撇一捺，说：哎呀，我跟人家瞒了实情的！我说你们都是镇上高中的毕业生！人家只收高中生，培训培训就坐到流水线上去了！

巧巧这时已困得浑身发瘫。看一眼手表，曾娘一趟茅房上了近一小时了。说不定买盒饭去了。一路吃了六顿饭，五顿是开水泡“康师傅”，一顿盒饭。盒饭比过年的咸烧白还香，一盒下去，三个女孩都偷眼去看曾娘剩的大半盒，居然那十多根肉丝也被剩在那儿。再去看表，巧巧心里念：就不抬头，就不抬头。这是巧巧赶场卖东西自己和自己做的小游戏，每回埋下头不巴望不招徕谁也不理，往往就会来个不期而遇的。巧巧从十三岁就替父母赶场，卖鸡蛋，卖干海椒、橘子、抽皮糖。只要能装进她背篋的，她都背得起。走到大路口，有卡车、拖拉机路过，十有八九都能给她拦下来。有时碰不上机动车，自行车、鸡公车也将就。那些推鸡公车、骑自行车的人招架不住巧巧那两酒窝的笑。假如骑车的“大哥”说他驮不动，巧巧逼他那样说：那你来坐，我来驮你嘛。要不就说：大哥驮我，我剥橘子给你吃嘛。一把岁数的给她水灵灵地叫成大哥，还有一瓣瓣橘子剥得溜溜光由一只小红手从肩后喂到嘴里，男人们也不觉亏什么了。最开胃的是巧巧同你斗嘴。你说，咋不去上学？她说，我上学，你给我去卖橘子吧；你说，橘子是你家种的？

她说，不是，是去你家偷的；你要抱怨，骑不动了，她就说，老啦！或说，我爸能驮四袋洋灰，未必你比我爸还老？！

巧巧、巧巧，两片肉嘟嘟的嘴唇两岁起就是巧的。

秒针整整打了十转。巧巧抬起头，见候车室大厅里已没什么人了。四个小乞丐在分一堆硬币、小钞，花猫般的脏脸上已有了一点儿狰狞。巧巧听不懂他们撕咬出来的话，只知道是种俚话，比黄桷坪的话更偏远、更荒野。而小叫花子们远比巧巧都市化多了，半点怯生生也没有，懂得一本导游手册或一张市区地图在什么样的人手里能挣出什么样的钱来。这些小老油子们总是跑着大都市从不可缺少的龙套。黄桷坪也穷，但从未穷出“讨口子”来。出来的都是巧巧这样的要强姑娘。四年前狗狗的姐姐三三头一个离开了黄桷坪，再没回来，回来的就是一年两回的汇款单，还有一张相片。三三在相片上成了个“华侨”，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曾娘。狗狗妈拿着汇款单和相片挨家跑，是对三三意见大了的那种笑：鬼女子！妖精施怪的，挣两个钱不够烧的，衣裳裙子高跟儿鞋！隔年四海叔的两个女儿也消失了。混得好混得孬，四海婶一个字不提。黄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没有汇款单来，她们的父母就像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就像怀胎怀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给镇计划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儿们一样，落一场空。那些父

母想得很开：这些没款汇回来的女娃儿就算多怀个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场空。黄桷坪的人从不为那些干干净净消失掉的女孩们担心。倒是个把回来的惹他们恼火。回来的女娃儿里有巧巧的堂妹慧慧。慧慧在深圳流水线上做了一年出头，回来脸白得像张纸，一天吐好几口血。从县医院拍回的片子上，个个人都看得见慧慧烂出洞眼的肺。慧慧却跟巧巧说深圳的好，一天在“流水线”上坐十六个小时、吃饭只有五分钟而买饭的队要排一小时，就那样也不耽误深圳天堂般的好。

因此巧巧是怎样也要离开黄桷坪的。世上哪方水土都比黄桷坪好，出去就是生慧慧的肺病也比在黄桷坪没病没灾活蹦乱跳的好。曾娘一定领小梅、安玲去了茅厕，又去买盒盒饭，顺便拐进个商店。巧巧替她们编排出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一个警察走过来。一个长脸的无精打采的瘦警察，背着两只手，自己也不喜欢警察的角色。警察在离巧巧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一下，看看这长相不赖的乡下女孩有没有疑点。又拿不准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走开了。小要饭们叫他“罗保长”，他说“去去去”。百十来个旅客排着打盹儿的队伍往检票口走，大喇叭里的女广播员报着车次，不甘心疲惫和乏味，把平直重复的句子念得很崎岖。令巧巧这样不懂什么是“逻辑重音”，也弄不准“抑扬顿挫”的

黄桷坪女孩觉得十分动听，比曾娘的一口话还中听。

曾娘是镇上李表舅的远亲，也不知李表舅是黄桷坪哪一家的表舅，因此他便是全黄桷坪老老少少的表舅。在黄桷坪，“舅”和“舅子”有联系的，因此人们都对这表舅有作弄和占便宜的意思。李表舅开录像店，你从镇上马路上过，就听得见他店铺里“嘿、哈”的打斗声，电影院的生意都到他那间带被褥气、泡菜气、鞋袜气的铺里去了。李表舅给公安局判过半年，说他逗的进口录像带里不止“嘿！哈！”还有些“嗯……啊……”的带子，仅在早上三四点放，放出来屏幕上只见一色的皮肉。李表舅就为这个蹲监去了。半年监蹲下来，县公安局的人像是同他处朋友的意思来了，不时有吉普停在他家门口。

李表舅的远房表妹曾娘就是从吉普车里钻出来的。头天晚上她坐在小梅家，用把镂花小折扇拍打着装在长丝袜里的腿，撵蚊子小咬。她告诉女孩们什么是“流水线”：就坐在那里，只管做自己那一个动作。“流水线”证实了慧慧的说法，在女孩们心目中它不仅轻松容易，并且美好，“流水线”末端就是一枝有茎有叶、活灵活现的绢绸玫瑰，要么就是百合、凤仙、吊金钟。第三天曾娘到巧巧家来，把一摞十元钞票捺在巧巧妈手心里，说是预付巧巧头一个月的工资。巧巧妈唬坏了，眼泪也流下来。她自己也不清楚

吓她的是什么，是从未一把抓过这样大一笔钱，还是这把钱替换了巧巧。巧巧上路的清早，妈脸上的惊吓还没过去。她把那一大把钱捺在巧巧手心，用的力比曾娘还大。巧巧和妈拉扯了一阵，两人都是恼火的样子，都是泪汪汪的恼火。最后巧巧妥协了。妈说“在家日日安，出门步步难”。妈把连夜缝的一根裤带扎在巧巧腰上，贴肉扎的，叠成长条的钞票平整地塞在里面，不理睬巧巧犟来犟去地闹：又不是你二十年前走县城！把人家弄成个乡下佬！

巧巧又垂眼看表。表老大的一块，带子太长，是直接
从潘富强腕子上退下来，带着潘富强的热气，戴到巧巧臂上的。潘富强一手逮住巧巧的手，一手把表径直向上抹，直抹到接近胳膊肘，才戴牢靠。潘富强算起来跟巧巧爸同辈，是黄桷坪的大辈分，不过所有黄桷坪的女孩都连名带姓叫他潘富强。后来他做了镇长她们也不改口。所有女孩都像巧巧一样怀一份秘密妄想：哪天能顶替潘富强的爱人朱兰。所有男人的婆娘都是婆娘，只有潘富强的婆娘是“爱人”。因此女孩们都不要那个辈分，跟他没大没小叫他潘富强。使巧巧们暗生妄想的是潘富强的经历。潘富强当过空军。女孩们并不知道空军里也有煮饭、喂猪、种茄子黄瓜豆角的。女孩们认为潘富强是上过天的人。潘富强是因为把爱人朱兰偷偷藏到黄桷坪来生第二个娃娃而受了处分，从天上处

分到地下。在潘富强把手表往巧巧胳膊上捋时，巧巧突然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点水牛似的哀伤。哀伤使潘富强眼睛大了许多，也暗了许多。嘴里却还是一贯的潘富强：常看着表啊，人家把你卖了你也晓得什么时候卖的！

深夜十二点西安车站里的潘巧巧想着潘富强的哀伤是怎么回事。他对巧巧也有着相似的一份妄想。年长她十多岁，大她一个辈分都不碍事的，只有是爱人不是婆娘的朱兰在中间弄得他们不三不四。巧巧觉得出了黄桷坪的自己很快会变一个人的。对于一个新的巧巧，窝在小沟沟里的黄桷坪和窝在黄桷坪的一切人和事，都不在话下；那一点点作痛的留恋，那由潘富强引起的一点儿不好过都会很快过去。

从一个昏沉沉的浅睡中醒来，巧巧面前站了个陌生人。一个男人。她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上了长椅，拉开架势睡了起来。还没来得及想曾娘她们怎么了，男人先对她笑起来。男人戴副眼镜，笑着一个白净书生的笑。他说，你是潘巧巧吧？巧巧点点头，眼珠在眼眶里瞪得发胀。是个文绉绉的男人，下颔尖尖的，要是头发剃短些，会像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男人伸过手，巧巧一看不好，语文老师不会戴顶针般宽大的金戒指。巧巧给他抓起手来，握住，还上下悠两下。男人说自己叫陈国栋，是曾娘的朋友。他看巧巧眼睛紧紧追问，曾娘她们呢？！……他说，她们到处找你，

找不到，急死了！巧巧想分辩：我从下了车就等在这儿，半点都没动，一泡尿胀慌了都没敢动。叫陈国栋的男人没容她插嘴，脸上是由衷的焦虑和嗔怪：你看看，你躲到这来睡觉，害得她们到处找！就差叫警察帮忙找人了！巧巧想说，对头，是有个警察。巧巧对叫陈国栋的男人闪电般一笑。不管错出在哪儿，她都先认下来。

从车站往外走的路上，巧巧明白了事情是怎么了，曾娘实在找不到巧巧，只好交代这个叫陈国栋的表侄继续守在车站，自己带小梅和安玲先去旅馆了。她们实在找不动了。巧巧想都没想，这番话是否合情理。巧巧的脚肿到新的人造革凉鞋外面来了，厚厚的两坨给她自己搬动着。巧巧脑子也不动就接受了陈国栋的说法，心想，还是世界太大的缘故，曾娘自己把个活人搁在哪里，都会记不得。她走在陈国栋后面，同他差两步，不能马上就同这个城里男人平起平坐，乡村女孩的知趣和得体，给巧巧很乖的一副模样。许久以后，一切都不能挽回的时候，巧巧会回顾这时的自己。那时她将此时的自己看得很清楚：轻信，胆大妄为，急于马上讨得城里人的认同。讨到这个自称陈国栋的男人的欢心。那时什么都赎不回了，她清清楚楚看着此刻的自己，完全是自愿、并没有被拴着。陈国栋有两次伸手要来提巧巧瘪巴巴的尼龙包，巧巧都是斜身一个谢绝。陈国栋对她

笑笑，又笑笑。也是在后来，巧巧回头来看这些笑，她仍认为这是些很不错的笑，温暖、体贴，正是一个初次出远门的乡村女孩所急需的。

走出候车大厅，巧巧终于憋不住了，叫了两声“陈叔！”一点反应也没有。叫陈国栋的男人完全像没听见。巧巧赶两步上去，扯扯他的衬衫袖子，说，陈叔我想解手。巧巧听自己的普通话戏文一样带着曲调，她却顾不上了：陈叔，那边那个，是不是个厕所？巧巧险些说成“茅房”。陈国栋的文雅顿时少去一半，说：那么啰嗦！旅馆里有厕所，到了再上！巧巧突然从他话里听出些乡亲口齿。那口齿中有另一个身世，另一个身份，不属于这个眉清目秀的城里男人却包藏在他这份清秀和文雅深处，巧巧头一次同黄桷坪人世代代的忠厚信赖发生了刹那的分歧。就在这个刹那，巧巧突然看见一个熟悉——起码比陈国栋熟悉的身影。那个长脸警察。他和另一个年轻警察正在抽烟，没有任何意外的夜晚使他们情绪涣散。巧巧感到他的熟悉，甚至亲切是因为他属于一个巨大的整体，以一模一样的制服、徽章形成的整体；交付给这整体的一国人中，包括巧巧。遥远的黄桷坪的巧巧其实是托付给他，给他们的，出了黄桷坪一切都变了，只有这个穿警服的身影如旧。他是此一刹那认识陌生现实的唯一坐标。

陈国栋一把扯住巧巧的手。一辆机动三轮后面挂着“轿子”，醉醺醺擦着两人过去。陈国栋自家兄长那样对巧巧说，看着点，城里人开车野惯了！他语气中的担惊受怕和焦躁使巧巧感觉那黄桷坪人的无限信赖又回来了。信赖使她不愿从这男人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怎么能对这个陈国栋认生呢？他连着曾娘，曾娘连着李表舅，李表舅是全黄桷坪人打是疼骂是爱的“舅子”啊。

一个猜不透的原因使长脸警察晃晃悠悠朝这边走来了。一根手指顶着滴溜溜打转的大檐警帽，嘴角斜出半根烟。他说：“站住！”巧巧感到陈国栋的手微妙地抽动一下，放开了巧巧。近得已能看见那张长脸上的五官了。随之是五官间的冷漠，那种见人见鬼见多了，带牢骚的冷漠。深夜值勤值得百无聊赖，非找出点麻烦来提提神的典型油子警察。小叫花子称呼的“保长”，近得连他带烟垢的牙也看清了。他说：你俩是干啥的？

陈国栋没答话，只笑了笑，样子是没懂他的提问。

“问你俩是干什么的？”他恶起来。

巧巧见他这时正盯着自己。她明白了，他从她进入他的领地就没有停止对她的留神。她缩坐在尼龙包上也好，她伸展开来睡在长椅上也好，她这一个多小时都在他的掌握中。巧巧莫名的一阵畏缩，似乎触犯了 she 不懂却存在的

戒律。或许好端端的黄桷坪不待，跑到千里之外，就是个触犯。她听陈国栋解围地说，她是来走亲戚的。她看一眼陈国栋。他说谎说得如此自如，连巧巧都要相信自己是来闲走走、闲住住的乡下亲戚。陈国栋笑得不卑不亢，也没去口袋掏香烟盒，像其他被警察找了别扭的人那样，先敬根烟做个低级拉拢。

“走亲戚？”警察迅速看看这男人，又看看这女孩。女孩还只是女孩。“走什么亲戚？”他面孔对着巧巧。

巧巧觉得自己身上疑点不少。她笑了笑，笑得很不巧妙，她知道。

“这不是吗？”陈国栋接过讯问，“走我这个亲戚，我是她表哥，我……”

“我问的是你吗？！”警察拔下嘴里的烟卷，往地上一砸，一脚踏上去。动作果断，狠狠的。能想象他捆人、上铐或耍那根警棍的劲头。他动作的抢白远超过他的言语。“他是你表哥？”

巧巧赶紧点头。谎扯得不算太大，不要认真的话，黄桷坪的人谁同谁都沾点表亲。她垂下眼皮，在长脸警察面前老实巴交地立正。

“那你刚才咋一个人在候车室里待着？待了两小时？！”

巧巧想说，没两小时，一个多小时而已。她却没吱声。